

澳纽省议会研讨会 呼吁终结中共器官掠夺

(明慧记者华清悉尼报道) 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二日晚, “终结人体器官在中国的掠夺”研讨会在纽省议会大厦内举行。研讨会由澳洲纽省立法会成员、绿党司法事务发言人舒布瑞吉先生召集并主持。

专程远道而来的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血腥的器官摘取》、畅销新书《国有器官》的作者之一大卫·乔高先生亲临研讨会; 参与《国有器官》一书调查考证的悉尼大学教授玛丽亚·辛格女士和多位纽省议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也参加了研讨会。

舒布瑞吉先生在研讨会的介绍中首先谈到自己曾经在二月十九日就原有的纽省《人体组织法 1983》, 向省议会提交了该法案的修订草案《人体组织(人体器官交易)修订法 2003》。该草案中提出, 禁止澳洲纽省公民与居民从任何国家或渠道接受被活体摘取并转卖的器官, 并将对通过非法或不道德手段获取器官的



图: 澳洲纽省立法会成员舒布瑞吉先生
澳大利亚公民和居民予以定罪。

乔高先生在研讨会上向人们讲述了中共政权如何利用国家机器“活摘器官、非法贩卖”, 多数的器官是来自信仰“真、善、忍”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乔高谈到很多人认为会有活下来的人时说: “但实际上不会有, 他们不仅拿一个肾, 还要把第二个肾和其它的器官都拿走, 然后将尸

体焚烧灭迹。从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八年, 估计有六万五千名法轮功学员是这样被杀死的。虽然官方表示, 这些器官来自于死刑犯, 但只有法轮功学员每三到四个月就被检查一次身体, 并详细记录他们身体各种器官的健康程度, 因此可以推断出大多数器官的供体来自于法轮功学员。”

在当天的研讨会上, 来自悉尼大学的辛格教授做了发言, 指出澳洲应该停止对中国器官移植医生的培训。随后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虽然在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也有非法人体器官移植和贩卖的现象, 但是与之不同的是, 中共是在利用国家机器进行大量的器官掠夺和向全球的非法贩卖。她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叫它为‘国家掠夺器官’, 中共是系统地实施器官掠夺, 他们利用医院系统、警察部门一起实施, 这是国家级的。”她认为保持沉默只能助长中共活摘器官的继续和扩大。◇

欧议会副主席会见获营救的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三月四日, 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来美国华盛顿特区参加中国人权听证会之际, 与他这几年一直参与积极营救的法轮功学员张连英一家相聚。对于能在华府再见到当初营救的对象, 史考特一行相当激动。

七年前, 史考特曾在北京与张连英的丈夫牛进平见过一面, 之后为营救身陷牢狱惨遭迫害的张连英而多方呼吁。七年间, 张连英、牛进平这对夫妇历经生死磨难, 最终于二零一一年得以逃离中共黑手抵达美国。

张连英原是光大集团的处级干部, 注册会计师。修炼法轮大法以后, 她曾经将处长级可以享用的一套一百二十平米的住房让给单位的同事。原来身体不好的张连英, 修炼后无病一身轻。九九年七月后, 张连英和丈夫牛进平因坚持信仰和讲真相而屡

遭迫害。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史考特到北京民间走访, 了解中国人权的实际状况, 张连英的丈夫牛进平冒着生命危险与其会面。

二零零七年, 张连英走出北京女子劳教所魔窟, 递交了给史考特及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的呈词。史考特将张连英所遭受的五十余种酷刑发布在议会网站上, 在国际社会曝光。

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前夕, 张连英和丈夫同时再遭绑架, 张连英在沈阳马三家劳教所受到非人的摧残, 至少十几次受酷刑、遭电棍电击、毒打, 受内伤, 手部无力不能正常活动。她遭到吊铐, 最长时间是三天三夜。获悉后, 史考特致力于营救这对遭劫的夫妇, 他走访四十多个国家, 每到一处都提到他们几人的名字。

史考特告诉张连英, 他一直非常惦念张连英一家的情况。张连英和牛



图: 史考特先生与张连英全家的合影
进平也表达了对史考特的感谢。张连英说, 她被绑架时孩子才一岁半, 在北京女子劳教所自己被关押在只有三平方米的寒冷小号里, 恶警不分昼夜地高音播放小孩喊妈妈的哭叫声, 折磨她的意志。张连英回忆说, 在劳教所关押时, 她曾九次被勒死过去。张连英说: “如果不是您多年来的帮助, 我们全家不可能有今天的团聚。”

对于中共持续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史考特听罢说: “这日子不会长了。”◇

内蒙女教师王秀芳再陷冤狱

(明慧网通讯员内蒙古报道) 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五家镇法轮功学员王秀芳, 于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九日和法轮功学员刘玉梅、杨桂花、李玉琴在赤峰市喀喇沁旗楼子店镇发放真相光盘时, 被喀喇沁旗锦山公安局国保大队恶警非法绑架, 关押在喀喇沁旗锦山看守所。现在刘玉梅、杨桂花、李玉琴已回家。王秀芳被喀喇沁旗公检法诬判三年半, 日前非法关押在内蒙古呼市女子监狱遭受迫害。

王秀芳女士, 四十多岁, 原是一名教师, 因为坚持信仰, 多次遭非法绑架、关押, 并被非法劳教、判刑, 期间曾遭受酷刑折磨。王秀芳第一次被迫害是在二零零一年, 关押在内蒙古图牧吉劳教所遭受非人折磨, 经绝食

反迫害闯出。第二次, 王秀芳被非法判刑, 关押在内蒙古呼市女子监狱遭迫害。第三次,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八日至二零一零年四月十八日, 王秀芳又被非法判刑, 再次投入内蒙呼市女子监狱遭受迫害。王秀芳因不放弃信仰, 在冤狱结束后被恶徒们直接劫持到赤峰洗脑班迫害。

一个善良正直的女教师, 因不放弃修炼, 三番两次的遭邪党迫害。为此丈夫与她离了婚, 王秀芳没了家, 没了工作, 孩子象个流浪儿孤苦无依。

王秀芳身为教师, 具有智慧的大脑, 理性的思维, 为何在如此残酷的迫害下, 依然坚持信仰呢? 因为她是一名真正的法轮功修炼者。她和所有

的法轮功学员一样, 都是信仰“真、善、忍”做好人的各阶层善良民众。因为从大法中受益无穷, 所以一心想把大法的美好讲给别人, 愿更多的人都能从法中受益。可是习惯于搞“假、恶、斗”的中共邪党, 采取抓人、打人、杀人等残暴手段, 对按“真善忍”修炼的善良民众肆意迫害, 任意栽赃、定罪, 不断制造冤狱, 毁掉了无数个家庭, 直接残害着无数个需要父母照顾的孩童, 并且拼命封堵真相的流传。

呼吁海内外一切正义人士赶快伸出援手, 营救王秀芳早日获得自由! ◇



破◇除◇伸◇刑

我因修炼法轮功, 被劫持到全国迫害大法弟子最邪恶的某教养院。二零零八年十月份, 大法弟子营救因拒签所谓的“劳动考核表”而被上伸刑的学员。中共恶警认为我是带头的, 把我叫到警察办公室, 七、八个人同时用电棍电我。我因坚信有大法师父保护, 电棍真的对我不起作用, 恶警不能奈何我, 说我“不导电”, 就把我按在地上, 把鞋脱掉, 再往脚上泼水, 接着再电我, 我仍没反应。最后, 恶警就给我也上了伸刑。

这种刑是利用上下两层床, 从床头把人的上身推进去, 下身 in 床的外面, 床底下横绑着一根角铁, 先把人的两条腿绑在一起, 然后把腿和角铁绑在一起, 两只胳膊用手铐铐在手腕上, 在床的两侧吊起来, 手铐固定在上床的梁上, 腰直不起来, 腿蹲不下, 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在两只胳膊上, 只几分钟就大汗淋漓, 全身湿透, 人就被伸得昏死过去, 普通人半天不到就被伸得筋断骨折, 终生残废。

面对酷刑, 我没有怕, 静下心来回想自己在法轮佛法修炼中的历

程。我体悟到了大法弟子被迫害的那种耻辱, 我心里跟师父说: “从现在开始做好, 不承认邪恶的迫害, 求师父加持。”这时脑子里出现“闯关”两个字, 我豁出去了, 一定破除邪恶的酷刑, 以后不许再给大法弟子上这样的刑。我想你伸我也伸, 我大声喊法轮大法炼功口令: “弥勒伸腰, 伸! ……放松……”当时嘴虽然被胶带封着, 但却能喊出声, 当喊到“放松”时, 就看本来固定在上梁的手铐往我跟前窜, 这时来了一个警察问我谁给你铐的这么紧, 我给你松一松。以后两天两宿

我感觉有人托着我的右胳膊, 而我一直头枕在右臂上睡觉。伸刑没有使我屈服。

我的右半身失去了知觉, 警察把我送到教养院医院, 我问医生我的右侧什么时候能痊愈? 医生搪塞说: “看你怎么锻炼了, 一、二个月, 或半年, 如果不锻炼十年八年也够呛。”我要求检查神经是不是坏死了, 他们说没有仪器, 检查不出来。其实他们知道我的右侧已经残废了。可我走出教养院后, 身体完好如初。这是一个生命回归法轮佛法时的那种超然。◇

“天安门自焚”是一场骗局



■从 2001 年焦点访谈中的“自焚”镜头中可以看到诸多造假疑点: 上图女孩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手术, 却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 还能唱歌, 创造了“医学奇迹”! 烧伤病人要严防感染, 记者却近距离采访不穿隔离衣, 也不戴口罩帽子。



■“自焚者”王进东的两腿中间盛汽油的塑料瓶在高温和火焰下竟然没有任何的变形或损坏。天安门巡逻警察快速从两辆警车里拿出 20 多个灭火器和专业灭火毯, 难道他们一直携带着如此众多的灭火设施?